

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精选

格列佛游记

吴于廑译

红楼梦 繁星·春水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来自济教大精选

海底两万里 安徒生童话精选

初中生必背古诗文50篇

论语通译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哈姆莱特

小学生必背古诗70篇

茶馆

鲁迅杂文精选

克雷洛夫寓言精选

山东文艺出版社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出版说明

语文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全面素质教育的基础，中外优秀文学作品是语文学习的重要内容。为了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教育部先后于2001年和2003年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新课标”)。“新课标”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量，指定了52种课外阅读书目，其中九年义务教育阶段20种，高中阶段32种。

为了积极配合语文“新课标”的实施，依据教育部的指定书目，我社特面向广大中小学生推出一套普及版“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该丛书既包括教育部指定的全部书目，又根据新课标的要求作了适当的延伸扩大。

本套丛书具有以下特色：

一、书目经典，涵盖面广。本丛书有适合小学生阅读的中外童话、民间故事和中国古代诗歌，有适合初中生和高中生阅读的中国古代诸子作品、中国现代名家散文及外国经典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散文。这些作品经历了几十年乃至百年、千年的淘洗而成为广为传诵的经典，对培养中小学生的人文精神、审美趣味和阅读兴趣，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有着重要作用。

二、版本精良，名家荟萃。本套丛书选本精良，质量上乘，每本书均由国内一流专家、翻译家倾心打造。尤其是在外国名著版本的选择上，根据教育界、学术界、出版界专家的推

荐，我们从几种、十几种甚至几十种版本里优中选优，力求把最精美的作品奉献给广大中小學生。

三、重点突出，实用性强。本丛书的每一本书前均有一篇“导读”，全面介绍作者的生平、作品的内容及作品的特色，通过它读者可以快速地了解本书的内容，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文学特点，便于自学。大部分书目还设置了思考练习题和名句摘录等内容。思考练习题重在引导学生展开横向和纵向思维，拓展想象空间，扩大中小學生的想象力；名句摘录部分便于学生朗读背诵。通过阅读名著、背诵名篇，可以更有效地应对中考、高考，实用性大大增强。

四、装帧精美，定价低廉。本套丛书版式灵活，印制精美，根据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的情况灵活多样地设定版式；有的根据需要，还配有形象生动的插图。在保证丛书高质量的同时，还响应国家减轻学生经济负担的要求，定价较低，适应中小學生的购买能力。

总之，本丛书文质兼美，适合中小學生阅读，希望它能得到广大學生、家长、老师的喜爱，对中小学素质教育有所裨益。

山东文艺出版社

导 读

20世纪中国文学是告别古典全面走向现代性的文学，是全面开放并融入世界文学潮流的文学，是现代审美意识全面苏醒并逐步走向自觉的文学。在这个走向现代性的过程中，中国文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人的解放”与“文的解放”的结合促进了中国文学现代性主体的生成；其二，“拿来主义”的文化眼光与现代文学思维、文学观念的形成；其三，现代白话文运动所推动的“语言自觉”与“文体解放”促进了现代文学新文体的产生与成熟；其四，文学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设，促进了中国文学现实战斗精神与理性精神的强化。而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上孕育、诞生并走向成熟的。

短篇小说是文学园地里的贵族，它篇制短小，但精练含蓄，是最具有艺术性和审美性的文体形式之一。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短篇小说就曾有过繁荣辉煌的历史，《三言二拍》、《聊斋志异》等都堪称世界短篇小说的奇葩。而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还得从五四文学革命说起。五四白话文运动是现代短篇小说诞生的催化剂。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五四文化巨人都对短篇小说情有独钟。鲁迅身体力行创作短篇小说，胡适则最早开始了对短篇小说文体的理论研究。虽然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是陈衡哲的《一日》，但无论从思想、艺术水平还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来说，它都无法与鲁迅的《狂人日记》相比，因此，我们通常都视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开山之作。事实上，正是《狂人日记》无与伦比的思想性、战斗性以及“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向人们展示了短篇小说这种文体的魅力，带动了一个短篇小说时代的到来。鲁迅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大师，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唯独没有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都是现代短篇小说的经典与范

本，他对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文体的成熟所作的贡献无人能够取代。正是在鲁迅的推动下，五四时期中国现代短篇小说迎来了第一个高潮期，不仅新人新作不断涌现，反映时代和现实的能力日益增强，而且文体艺术形态也越来越丰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都在短篇小说里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实践。郁达夫、茅盾、巴金、沈从文、老舍、张爱玲、施蛰存等作家都在不同的侧面对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从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作家对短篇小说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化的。五四时期鲁迅、胡适等对于短篇小说“横断面”的认识一直影响到现在，而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文学的影响尤其值得重视。鲁迅说过，他的《狂人日记》主要凭的是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受果戈理同名小说的影响。实际上，五四时期鲁迅等文学研究会作家主要受俄罗斯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则主要受日本“私小说”和西方浪漫主义小说的影响，30年代的新感觉派和海派作家则主要受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40年代的后期浪漫派作家则主要受到了现代主义的影响。当然，在中国短篇小说文体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西方文学的影响和中国传统文学资源的影响其实是彼此交织的，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老舍、茅盾、赵树理等作家的短篇小说就都有着明显的民族传统的印痕，西方文学资源的“中国化”与中国文学资源的“现代化”其实是一个不能完全割裂开来的一体化过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发展一度出现过短暂的危机。除了“百花时期”出现了王蒙等的所谓“干预现实”的短篇小说以及陆文夫等的所谓“人情小说”外，“文革”结束之前的很长时期内，短篇小说受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严重束缚，不仅艺术上的探索止步不前，而且对现实的反映能力也逐步丧失。这种局面等到文革结束，新时期到来，才彻底被扭转。新时期是中国文学真正的繁荣时期，也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真正繁荣期。某种意义上，中国新时期短篇小说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过了现代作家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其一，现代作家的短篇小说是现代汉语诞生之初的产物，现代汉语本身的不成熟制约了短篇小说的语言成就，因而他们的写作

有着不可避免的过渡性，当代短篇小说是现代汉语完全成熟期的产物，当代作家对汉语的认识、对汉语美感的发现和表达能力都远非现代作家所可比；其二，现代短篇小说文体也有着一个逐步的发展过程，现代作家的视野以及对短篇小说的认识能力决定了现代短篇小说的局限性，而当代作家特别是新时期作家对世界范围内的短篇小说有了全面、同步的认识与了解，又经过了自由而开放的艺术探索与实验，其艺术上的完美程度与成熟程度当然要超过现代短篇小说；其三，现代作家的短篇小说创作很少有“纯文学”的追求，他们大多以现实性和思想性牺牲艺术性，而新时期的作家尤其是先锋作家已经可以从容地在纯文学和纯审美层面上来认识短篇小说，他们对短篇小说文体的推进显然要远远超过现代作家。

最后，我还想简单介绍一下本书的编选体例。本书对 20 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的选择主要遵循历史性与审美性、艺术性与多元性兼顾的原则，即既要反映短篇小说文体发展的历程，又要尽可能地把那些优秀的短篇小说呈现出来，既要重视主流大家巨匠的作品，又要反映短篇小说文体探索的多元性，力求把各种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短篇小说代表作精选出来。为此，我们可以看到，本书既有鲁迅、巴金、茅盾、老舍等大家的短篇小说，又有施蛰存、穆时英、张爱玲等过去所谓边缘作家的作品。而当代部分特别是新时期，由于作品数量太多，而本书的篇幅又有限，则主要选择各阶段的代表性的作品。我们希望这个选本，能某种意义上呈现中国 20 世纪短篇小说发展的历程和全貌，并能展现短篇小说代表性作家的风格与成就。

本书作品解读由范晓棠、许艳艳、刘虎波、张俊芳四人撰写。

吴义勤

2008 年 5 月 18 日

目 录

导读	吴义勤 1
肥皂	鲁迅 1
迟桂花	郁达夫 11
丈夫	沈从文 37
当铺前	茅盾 54
父亲买新皮鞋回来的时候	巴金 63
梅雨之夕	施蛰存 75
圣处女的感情	穆时英 86
封锁	张爱玲 93
断魂枪	老舍 104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 112
荷花淀	孙犁 126
我们夫妇之间	萧也牧 134
百合花	茹志鹃 150
伤痕	卢新华 160
受戒	汪曾祺 172
青黄	格非 190
孕妇和牛	铁凝 209
哺乳期的女人	毕飞宇 216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	苏童 225

肥皂^①

鲁 迅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著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等。代表作品有《阿Q正传》、《狂人日记》、《祝福》、《伤逝》、《拿来主义》、《纪念刘和珍君》。

四铭太太正在斜日光中背着北窗和她八岁的女儿秀儿糊纸锭，忽听得又重又缓的布鞋底声响，知道四铭进来了，并不去看他，只是糊纸锭。但那布鞋底声却愈响愈逼近，觉得终于停在她的身边了，于是不免转过眼去看，只见四铭就在她面前耸肩曲背的狠命掏着布马挂底下的袍子的大襟后面的口袋。

他好容易曲曲折折的汇出手来，手里就有一个小小的长方包，葵绿色的，一径递给四太太。她刚接到手，就闻到一阵似橄榄非橄榄的说不清的香味，还看见葵绿色的纸包上有一个金光灿烂的印子和许多细簇簇的花纹。秀儿即刻跳过来要抢着看，四太太赶忙推开她。

“上了街？……”她一面看，一面问。

“唔唔。”他看着她手里的纸包，说。

于是这葵绿色的纸包被打开了，里面还有一层很薄的纸，也是葵绿色，揭开薄纸，才露出那东西的本身来，光滑坚致，也是葵绿色，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4年3月27、28日北京《晨报副刊》。

上面还有细簇簇的花纹，而薄纸原来却是米色的，似橄榄非橄榄的说不清的香味也来得更浓了。

“唉唉，这实在是好肥皂。”她捧孩子似的将那葵绿色的东西送到鼻子下面去，嗅着说。

“唔唔，你以后就用这个……。”

她看见他嘴里这么说，眼光却射在她的脖子上，便觉得颧骨以下的脸上似乎有些热。她有时自己偶然摸到脖子上，尤其是耳朵后，指面上总感着些粗糙，本来早就知道是积年的老泥，但向来倒也并不很介意。现在在他的注视之下，对着这葵绿异香的洋肥皂，可不禁脸上有些发热了，而且这热又不绝的蔓延开去，即刻一径到耳根。她于是就决定晚饭后要用这肥皂来拚命的洗一洗。

“有些地方，本来单用皂荚(jiǎ)子是洗不干净的。”她自对自的说。

“妈，这给我！”秀儿伸手来抢葵绿纸；在外面玩耍的小女儿招儿也跑到了。四太太赶忙推开她们，裹好薄纸，又照旧包上葵绿纸，欠过身去搁在洗脸台上最高的一层格子上，看一看，翻身仍然糊纸锭。

“学程！”四铭记起了一件事似的，忽而拖长了声音叫，就在她对面的一把高背椅子上坐下了。

“学程！”她也帮着叫。

她停下糊纸锭，侧耳一听，什么响应也没有，又见他仰着头焦急的等着，不禁很有些抱歉了，便尽力提高了喉咙，尖利的叫：

“绘儿呀！”

这一叫确乎有效，就听到皮鞋声橐橐^①的近来，不一会，绘儿已站在她面前了，只穿短衣，肥胖的圆脸上亮晶晶的流着油汗。

“你在做什么？怎么爹叫也不听见？”她谴责的说。

“我刚才在练八卦拳^②……。”他立即转身向了四铭，笔挺的站

① 橐 (tuó)：(拟声)形容很重的脚步声等。

② 八卦拳：拳术的一种，多用掌法，按八卦的特定形式运行。清末有些王公大臣和五四前后的封建复古派把它作为“国粹”加以提倡。

着，看着他，意思是问他什么事。

“学程，我就要问你：‘恶毒妇’是什么？”

“‘恶毒妇’？……那是，‘很凶的女人’罢？……”

“胡说！胡闹！”四铭忽而怒得可观。“我是‘女人’么！？”

学程吓得倒退了两步，站得更挺了。他虽然有时觉得他走路很像上台的老生，却从没有将他当作女人看待，他知道自己答的很错了。

“‘恶毒妇’是‘很凶的女人’，我倒不懂，得来请教你？——这不是中国话，是鬼子话，我对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懂么？”

“我，……我不懂。”学程更加局促起来。

“吓，我白化钱送你进学堂，连这一点也不懂。亏煞你的学堂还夸什么‘口耳并重’，倒教得什么也没有。说这鬼话的人至多不过十四五岁，比你还小些呢，已经叽叽咕咕的能说了，你却连意思也说不出，还有这脸说‘我不懂’！——现在就给我去查出来！”

学程在喉咙底里答应了一声“是”，恭恭敬敬的退出去了。

“这真叫作不成样子，”过了一会，四铭又慷慨的说，“现在的学生是。其实，在光绪年间，我就是最提倡开学堂的，^①可万料不到学堂的流弊竟至于如此之大：什么解放咧，自由咧，没有实学，只会胡闹。学程呢，为他化了的钱也不少了，都白化。好容易给他进了中西折中的学堂，英文又专是‘口耳并重’的，你以为这该好了罢，哼，可是读了一年，连‘恶毒妇’也不懂，大约仍然是念死书。吓，什么学堂，造就了些什么？我简直说：应该统统关掉！”

“对咧，真不如统统关掉的好。”四太太糊着纸锭，同情的说。

“秀儿她们也不必进什么学堂了。‘女孩子，念什么书？’九公公先前这样说，反对女学的时候，我还攻击他呢；可是现在看起

^① 关于光绪年间开学堂，戊戌变法（1898）前后，在维新派的推动下，我国开始兴办近代教育，开设学堂。这些学堂当时曾不同程度地传播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文化和社会学说。

来，究竟是老年人的话对。你想，女人一阵一阵的在街上走，已经很不雅观的了，她们却还要剪头发。我最恨的就是那些剪了头发的女学生，我简直说，军人土匪倒还情有可原，搅乱天下的就是她们，应该很严的办一办……。”

“对咧，男人都像了和尚还不够，女人又来学尼姑了。”

“学程！”

学程正捧着一本小而且厚的金边书快步进来，便呈给四铭，指着一处说：

“这倒有点像。这个……。”

四铭接来看时，知道是字典，但文字非常小，又是横行的。他眉头一皱，擎向窗口，细着眼睛，就学程所指的一行念过去：

“‘第十八世纪创立之共济讲社^①之称’。——唔，不对。——这声音是怎么念的？”他指着前面的“鬼子”字，问。

“恶特拂罗斯(Oddfellows)。”

“不对，不对，不是这个。”四铭又忽而愤怒起来了。“我对你说：那是一句坏话，骂人的话，骂我这样的人的。懂了么？查去！”

学程看了他几眼，没有动。

“这是什么闷葫芦，没头没脑的？你也先得说说清，教他好细心的查去。”她看见学程为难，觉得可怜，便排解而且不满似的说。

“就是我在大街上广润祥买肥皂的时候，”四铭呼出了一口气，向她转过脸去，说。“店里又有三个学生在那里买东西。我呢，从他们看起来，自然也怕太噜苏一点了罢。我一气看了六七样，都要四角多，没有买；看一角一块的，又太坏，没有什么香。我想，不如中通的好，便挑定了那绿的一块，两角四分。伙计本来是势利鬼，眼睛生在额角上的，早就撅着狗嘴的了；可恨那学生这坏小子又都挤眉弄眼的说着鬼话笑。后来，我要打开来看一看才付钱：洋纸包着，怎么断得定货色的好坏呢。谁知道那势利鬼不但不依，还蛮不讲理，

^① 共济讲社 (Oddfellows)：又译共济社，18世纪在英国出现的一种以互济为目的的秘密结社。

说了许多可恶的废话；坏小子们又附和着说笑。那一句是顶小的一个说的，而且眼睛看着我，他们就都笑起来了：可见一定是一句坏话。”他于是转脸对着学程道，“你只要在‘坏话类’里去查去！”

学程在喉咙底里答应了一声“是”，恭恭敬敬的退去了。

“他们还嚷什么‘新文化新文化’，‘化’到这样了，还不够？”他两眼钉着屋梁，尽自说下去。“学生也没有道德，社会上也没有道德，再不想点法子来挽救，中国这才真个要亡了。——你想，那多么可叹？……”

“什么？”她随口的问，并不惊奇。

“孝女。”他转眼对着她，郑重的说。“就在大街上，有两个讨饭的。一个是姑娘，看去该有十八九岁了。——其实这样的年纪，讨饭是很不相宜的了，可是她还讨饭。——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的，白头发，眼睛是瞎的，坐在布店的檐下求乞。大家多说她是孝女，那老的是祖母。她只要讨得一点什么，便都献给祖母吃，自己情愿饿肚皮。可是这样的孝女，有人肯布施么？”他射出眼光来钉住她，似乎要试验她的识见。

她不答话，也只将眼光钉住他，似乎倒是专等他来说明。

“哼，没有。”他终于自己回答说。“我看了好半天，只见一个人给了一文小钱；其余的围了一大圈，倒反去打趣。还有两个光棍，竟肆无忌惮(dàndàn)的说：‘阿发，你不要看得这货色脏。你只要去买两块肥皂来，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哪，你想，这成什么话？”

“哼，”她低下头去了，久之，才又懒懒的问，“你给了钱么？”

“我么？——没有。一两个钱，是不好意思拿出去的。她不是平常的讨饭，总得……。”

“喏。”她不等说完话，便慢慢地站起来，走到厨下去。昏黄只显得浓密，已经是晚饭时候了。

四铭也站起身，走出院子去。天色比屋子里还明亮，学程就在

墙角落上练习八卦拳：这是他的“庭训”^①，利用昼夜之交的时间的经济法，学程奉行了将近大半年了。他赞许似的微微点一点头，便反背着两手在空院子里来回的踱方步。不多久，那惟一的盆景万年青的阔叶又已消失在昏暗中，破絮一般的白云间闪出星点，黑夜就从此开头。四铭当这时候，便也不由的感奋起来，仿佛就要大有所为，与周围的坏学生以及恶社会宣战。他意气渐渐勇猛，脚步愈跨愈大，布鞋底声也愈走愈响，吓得早已睡在笼子里的母鸡和小鸡也都唧唧足足的叫起来了。

堂前有了灯光，就是号召晚餐的烽火，合家的人们便都齐集在中央的桌子周围。灯在下横；上首是四铭一人居中，也是学程一般肥胖的圆脸，但多两撇细胡子，在菜汤的热气里，独据一面，很像庙里的财神。左横是四太太带着招儿；右横是学程和秀儿一列。碗筷声雨点似的响，虽然大家不言语，也就是很热闹的晚餐。

招儿带翻了饭碗了，菜汤流得小半桌。四铭尽量的睁大了细眼睛瞪着看得她要哭，这才收回眼光，伸筷自去夹那早先看中了的一个菜心去。可是菜心已经不见了，他左右一瞥，就发见学程刚刚夹着塞进他张得很大的嘴里去，他于是只好无聊的吃了一筷黄菜叶。

“学程，”他看着他的脸说，“那一句查出了没有？”

“那一句？——那还没有。”

“哼，你看，也没有学问，也不懂道理，单知道吃！学学那个孝女罢，做了乞丐，还是一味孝顺祖母，自己情愿饿肚子。但是你们这些学生那里知道这些，肆无忌惮，将来只好像那光棍……。”

“想倒想着了一个，但不知可是。——我想，他们说的也许是‘阿尔特肤尔’^②。”

“哦哦，是的！就是这个！他们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声音：‘恶毒夫咧。’这是什么意思？你也就是他们这一党：你知道的。”

“意思，——意思我不很明白。”

^①“庭训”：《论语·季氏》载，孔丘“尝独立，鲤（按即孔丘的儿子）趋而过庭”，孔丘要他学“诗”、学“礼”。后来就常有人称父亲的教训为“庭训”或“过庭之训”。

^②“阿尔特肤尔”：英语 Old fool 的音译，意为“老傻瓜”。

“胡说！瞒我。你们都是坏种！”

“‘天不打吃饭人’，你今天怎么尽闹脾气，连吃饭时候也是打鸡骂狗的。他们小孩子们知道什么。”四太太忽而说。

“什么？”四铭正想发话，但一回头，看见她陷下的两颊已经鼓起，而且很变了颜色，三角形的眼里也发着可怕的光，便赶紧改口说，“我也没有闹什么脾气，我不过教学程应该懂事些。”

“他那里懂得你心里的事呢。”她可是更气忿了。“他如果能懂事，早就点了灯笼火把，寻了那孝女来了。好在你已经给她买好了一块肥皂在这里，只要再去买一块……”

“胡说！那话是那光棍说的。”

“不见得。只要再去买一块，给她咯支咯支的遍身洗一洗，供起来，天下也就太平了。”

“什么话？那有什么相干？我因为记起了你没有肥皂……”

“怎么不相干？你是特诚买给孝女的，你咯支咯支的去洗去。我不配，我不要，我也不要沾孝女的光。”

“这真是什么话？你们女人……”四铭支吾着，脸上也像学程练了八卦拳之后似的流出油汗来，但大约大半也因为吃了太热的饭。

“我们女人怎么样？我们女人，比你们男人好得多。你们男人不是骂十八九岁的女学生，就是称赞十八九岁的女讨饭：都不是什么好心思。‘咯支咯支’，简直是不要脸！”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那是一个光棍……”

“四翁！”外面的暗中忽然起了极响的叫喊。

“道翁么？我就来！”四铭知道那是高声有名的何道统，便遇赦似的，也高兴的大声说。“学程，你快点灯照何老伯到书房去！”

学程点了烛，引着道统走进西边的厢房里，后面还跟着卜(bǔ)薇园。

“失迎失迎，对不起。”四铭还嚼着饭，出来拱一拱手，说。

“就在舍间用便饭，何如？……”

“已经偏过了。”薇园迎上去，也拱一拱手，说。“我们连夜赶来，就为了那移风文社的第十八届征文题目，明天不是‘逢七’

么？”

“哦！今天十六？”四铭恍然的说。

“你看，多么糊涂！”道统大嚷道。

“那么，就得连夜送到报馆去，要他明天一准登出来。”

“文题我已经拟下了。你看怎样，用得用不得？”道统说着，就从手巾包里挖出一张纸条来交给他。

四铭踱到烛台面前，展开纸条，一字一字的读下去：

“‘恭拟全国人民合词吁请贵大总统特颁明令专重圣经崇祀(sì)孟母^①以挽颓风而存国粹文’。——好极好极。可是字数太多了罢？”

“不要紧的！”道统大声说。“我算过了，还无须乎多加广告费。但是诗题呢？”

“诗题么？”四铭忽而恭敬之状可掬了。“我倒有一个在这里：孝女行。那是实事，应该表彰表彰她。我今天在大街上……”

“哦哦，那不行。”薇园连忙摇手，打断他的话。“那是我也看见的。她大概是‘外路人’，我不懂她的话，她也不懂我的话，不知道她究竟是那里人。大家倒都说她是孝女；然而我问她可能做诗，她摇摇头。要是能做诗，那就好了。”

“然而忠孝是大节，不会做诗也可以将就……。”

“那倒不然，而孰知不然！”薇园摊开手掌，向四铭连摇带推的奔过去，力争说。“要会做诗，然后有趣。”

“我们，”四铭推开他，“就用这个题目，加上说明，登报去。一来可以表彰表彰她；二来可以借此针砭(biān)社会。现在的社会还成个什么样子，我从旁考察了好半天，竟不见有什么人给一个钱，这岂不是全无心肝……”

“阿呀，四翁！”薇园又奔过来，“你简直是在‘对着和尚骂贼秃’了。我就没有给钱，我那时恰恰身边没有带着。”

“不要多心，薇翁。”四铭又推开他，“你自然在外，又作别论。你听我讲下去：她们面前围了一大群人，毫无敬意，只是打

① 孟母：指孟轲的母亲，旧时传说她是善于教子的“贤母”。

趣。还有两个光棍，那是更其肆无忌惮了，有一个简直说，‘阿发，你去买两块肥皂来，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你想，这……”

“哈哈！两块肥皂！”道统的响亮的笑声突然发作了，震得人耳朵啾啾的叫。“你买，哈哈，哈哈！”

“道翁，道翁，你不要这么嚷。”四铭吃了一惊，慌张的说。

“咯支咯支，哈哈！”

“道翁！”四铭沉下脸来了，“我们讲正经事，你怎么只胡闹，闹得人头昏。你听，我们就用这两个题目，即刻送到报馆去，要他明天一准登出来。这事只好偏劳你们两位了。”

“可以可以，那自然。”薇园极口应承说。

“呵呵，洗一洗，咯支……唏唏……”

“道翁！！！”四铭愤愤的叫。

道统给这一喝，不笑了。他们拟好了说明，薇园誊在信笺(jiān)上，就和道统跑往报馆去。四铭拿着烛台，送出门口，回到堂屋的外面，心里就有些不安逸，但略一踌躇(chóu chú)，也终于跨进门槛去了。他一进门，迎头就看见中央的方桌中间放着那肥皂的葵绿色的小小的长方包，包中央的金印子在灯光下明晃晃的发闪，周围还有细小的花纹。

秀儿和招儿都蹲在桌子下横的地上玩；学程坐在右横查字典。最后在离灯最远的阴影里的高背椅子上发见了四太太，灯光照处，见她死板板的脸上并不显出什么喜怒，眼睛也并不看着什么东西。

“咯支咯支，不要脸不要脸……”

四铭微微的听得秀儿在他背后说，回头看时，什么动作也没有了，只有招儿还用了她两只小手的指头在自己脸上抓。

他觉得存身不住，便熄了烛，踱出院子去。他来回的踱，一不小心，母鸡和小鸡又唧唧足足的叫了起来，他立即放轻脚步，并且走远些。经过许多时，堂屋里的灯移到卧室里去了。他看见一地月光，仿佛满铺了无缝的白纱，玉盘似的月亮现在白云间，看不出一点缺。

他很有些悲伤，似乎也像孝女一样，成了“无告之民”^①，孤苦零丁了。他这一夜睡得非常晚。

但到第二天的早晨，肥皂就被录用了。这日他比平日起得迟，看见她已经伏在洗脸台上擦脖子，肥皂的泡沫就如大螃蟹嘴上的水泡一般，高高的堆在两个耳朵后，比起先前用皂荚时候的只有一层极薄的白沫来，那高低真有霄壤之别了。从此之后，四太太的身上便总带着些似橄榄非橄榄的说不清的香味；几乎小半年，这才忽而换了样，凡有闻到的都说那可似乎是檀香。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二日。

解读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之一，然而《肥皂》却塑造了一位“知行不一”的所谓封建传统卫道士的人物形象——四铭。这个“四铭”既提倡“国粹”却不信“国粹”的皂胰，要用洋货那“似橄榄非橄榄的说不清香味”的香皂；开口闭口“鬼子”，却又千方百计地将儿子送进“中西折中的学堂”；鄙视那些围观女乞丐却又不肯施舍的人，自己却“看了好半天”也没拿出一文钱；痛骂那些对孝女肆无忌惮说下流话的流氓，而自己却从中听出“意味”，下意识地买了块肥皂；明明是对“孝女”有非分之想，却又摆出一幅道貌岸然的样子……单单从这些只言片语中，我们就能了解到“四铭”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卫道士，而是一名彻头彻尾的虚伪、自私的假道学士。

如果单纯地把文章理解为只是描写一个四铭，小说似乎就没有深意了。联想到作品最初发表于1924年3月27日北京《晨报副刊》，那么作者就不只是讽刺一个“四铭”形象，而是把矛头指向众多逆社会潮流的假道学士。他们鼓吹“国粹”、提倡“忠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攻击新文学，反对女子剪发，维护旧道德，自己却在做着言行不一的勾当，其行为无不暴露出其虚伪、自私的本性。

^① “无告之民”：语出《礼记·王制》，其中说：孤、独、鰥、寡“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无告，有苦无处诉说。